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
当代解读

吴晓明 著

形而上学的 没落

马克思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
前思
题研究

形而上学的没落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
当代解读

吴晓明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郇中建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吴晓明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

(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ISBN 7-01-005514-9

I. 形… II. 吴…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费尔巴哈, L. A. (1804~1872)-哲学思想-研究②形而上学-研究 IV. ①B0-0
②B516.36③B0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2531 号

形而上学的没落

XING'ERSHANGXUE DE MOLUO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

吴晓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8.25

字数:42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01-005514-9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总 序

俞吾金 吴晓明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站在 21 世纪的地平线上。回眸 20 世纪,我们或许可以说,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的学说那样,对现实历史和人类生活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不管人们对此如何评价,这种影响的存在却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如果说,马克思的学说在上个世纪所遭遇到的攻击、曲解、辩驳和争论比任何其他学说都来得更频繁、更尖锐,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其影响的递减或削弱,恰恰相反,它倒是印证了这种学说的当代意义的自我揭示和确证。

事实上,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其中也包括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早已非常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思想对当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所具有的重大而根本的意义。法国哲学家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声称,马克思哲学乃是当代“惟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而这种哲学的不可超越性正在于,“只要产生和掌握一种哲学并受这种哲学指导的实践还有生命,那么这种哲学就仍然是有效的。”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隆纳也在《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一书中写道:“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中一个令人时刻感到惊悸的精灵,是激起人们最热切的希望和恐惧、使人产生各种大相径庭的见解的根源。”不管这些思想家的

真正的理论立场和思想观点是怎样的，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的领会却是真实的和富于洞察力的。

谁都不会否认，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多年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中国的改革开放等等。由于这一切，在一部分人和一部分“意识形态家”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再一次——因为这的确不是第一次——被彻底地送进了坟墓。于是，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发出了讣告，并组织起一支规模可观的送葬队伍。然而，现实生活很快就表明，这样的看法是盲目的、短视的和肤浅的。一如这支送葬队伍中的某些人也会很快地意识到，他们将再次面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时威·桑巴特的那个沉重的预告——“我们对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即将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为什么前景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呢？我们对此的回答是：一种参与到历史运动的核心并由此而展现出真正活力的思想只有在其“实现”中才能够被“扬弃”，而马克思思想的全部生命力及其表现，恰恰植根于当代人类生活、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本身的矛盾之中（尽管它并不局限于这样的矛盾）。上个世纪的历史现实难道没有为这一点提供足够的证据吗？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以“资本”为其生存原则的整个文明中，马克思思想的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是不可能被撤销的，它永远是这种文明无法彻底地摆脱的“幽灵”，就像一个阳光下的物体无法摆脱自己的影子一样。如果说，马克思的学说乃是这种文明的揭秘并与之对立的理论表现，那么，这种学说的真正灵魂、它的依然活跃着的坚韧本质就在于，它不仅参与着、而且实际上就是这种文明本身的自我揭示和自我否定。换言之，马克思学说

的当代意义正在于：它以一种广泛而深刻的内容具体地生活在当代的历史实践中。这种历史实践的内涵是如此之丰富和深刻，以至于我们必须从中去识别马克思的那些“依然活着的伟大思想”，并从中去领会这些思想本身的生动和深邃。

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的哲学乃是当代哲学——无论就其内容来说，还是就其性质来说，都是如此。倘若曲解或忽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这个最关紧要之点，就必定会掩盖或遮蔽马克思哲学的真相，并使其当代意义显得蔽而不明。因此，在对马克思学说的当代阐释中，最大的危险莫过于依然停留在近代哲学的视野中去理解和解释它的含义和实质。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近代哲学式的阐释方式依然支配着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思想。例如，用近代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冒充并取代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基础，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不管这种冒充或取代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是采取这种形式，还是采取那种形式，是出自马克思哲学的支持者，还是出自它的反对者，问题的实质都是一样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或所谓“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这种从近代唯物主义视野出发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倾向。

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势必变成旧哲学的杂凑、组合，变成对近代哲学的无原则的附会——不管这种附会是关于“唯物主义”的，还是关于“辩证法”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在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基础方面，为近代唯物主义留出地盘，不仅意味着对抽象地发展了能动方面的近代唯心主义的某种妥协，而且意味着使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性的原则——实践、历史和辩证法——在

变质的同时,成为空疏的、外在的和无关紧要的东西。例如,马克思实践学说的本体论意蕴一度曾完全消失了;历史,不是作为哲学原则,而仅仅是作为哲学学科分类中的一个部分、一个领域而出现;辩证法,这一深入于哲学世界观基础中的“灵魂”,也蜕变为纯粹形式的、外在的、偶然的方法。

显然,这种囿于近代哲学范围内的理解和阐述的倾向,在理论上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它不仅褫夺了马克思学说之最深刻的原则和最具发展潜力的生命源泉,而且造成了新世界观基础内部的分裂,而这一分裂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原则的尖锐的冲突中,获得了最具典型性的表现。在那里,用一种比拟的说法,似乎是再现了“实体”和“自我意识”的抽象分离和正面对立。由于这种分离和对立,即便我们可以在形式上给出某种整齐周到、一以贯之的体系,但其内容或原理在根本上仍然是彼此疏远的和支离破碎的。大体说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面临的挑战,正在于此。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刻地理解并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这意味着充分地阐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主导原则或根本特征——它与全部旧哲学,包括近代哲学的本质差别、它在哲学史上所完成的革命变革;这同时也意味着在理论上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亦即把这种世界观不是作为近代哲学(前黑格尔的或黑格尔的哲学)的杂陈并列或附加组合,而是作为真正统一的和具有原则高度的当代哲学来加以理解和阐述。

当然,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理论方面。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不仅包含着一种为十分深刻的思想所贯彻

的哲学世界观,而且也包含着一种综合理解当下生活的实践原理和超越现实世界的行动纲领。确切些说,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也就是它的真正的历史性。随着当代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进展,进一步深入地理解并消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成为一个紧迫的任务和普遍的要求。实际上,全面地理解并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当代生活的基础上理解和消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实际地领会和接触当代发展的实质及当代问题的核心。

在这里得到体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即它坚定不移地主张,现实世界之真相的发现与其真理之重建,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或者毋宁说是同一个过程。在这样的意义上,比如说要超越近代哲学的种种束缚,就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任务。因为理智形而上学的一切抽象性、意识形态的全部虚假性,并非单纯的思想谬误,而是与生活本身的异化相表里的。因此,为当代哲学思想意识到的种种抽象分离和对立的解除,在这种意识要求学会更深刻地思想的同时,本质上乃是一个现实生活本身的任务。如果说,观念中的各种抽象的劈分和对立乃是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生活本身分裂的伴生物,那么,很显然,重要的事情就在于,真正理解并实际地改造这个现存世界本身。约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正在于这一哲学的强大的生活—实践原则。

因此,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有远大的前景。这不仅是因为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的建设

实践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而且还因为这一哲学仍然与人类的当代命运保持着最为内在的关系。归根到底,这样的研究之所以在今天显得特别有价值,完全在于马克思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在于它通过当代的现实生活和哲学思想所展现出来的巨大意义——正是人们当下的生存状况、新世纪面临的挑战,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去重新领会和汲取这一伟大的精神源泉,去不断地揭示和发现它的深厚的历史意蕴和当代意义。

我们这套丛书的宗旨就是努力尝试去发现或触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学说果真会产生出全新的当代意义吗?难道马克思的思想果真存在着一些能被当代人发现出来的秘密吗?是的,正是如此。就像敏锐的贤哲能从时流的深处体察到新意义世界的萌动和初生一样,后来的人们也能从伟大的先驱者那里不断地有所发现。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是那种被即时完成了的、已被凝固起来的思想“实体”,相反,由于它实际地参与并生活于当代的历史实践中,因而这一历史实践本身的展开,它的每一个重要的转折,不能不伴随着这一哲学意义的新的生成及其秘密的自我揭示。

确实,我们的努力目前仅仅是一种探索、一种尝试。如果借此做出一些有意义的工作,那也主要是接近问题或提出问题。因此,我们把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发现,特别地理解为问题的揭示和展开——要言之,在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背景下提出问题,这就是所谓“前沿问题”的实际含义。更加具

体地说来,这样的前沿问题研究包括以下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在当代生活和当代思想发展的基础上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从而使这些基础理论问题的当代性得到显现和阐明。第二,在这一哲学与当代社会生活之紧张而活跃的对象性关系中,切近地探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从而尝试对这样的实践问题作出积极的应答。举例来说,前一类问题涉及到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基础,如实践原则、历史性原则,如本体论问题、辩证法问题等等;后一类问题则更多地涉及到社会现实,如意识形态、人道主义与异化、文化比较和社会批判、现代化、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问题等等。不消说,这两类问题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毋庸讳言,马克思的学说不是理智的独白。正像其生命力始终保持在哲学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中一样,它的每一步进展都伴随着批判性的思想对话(封闭自身的孤立主义只能是自我削弱和自我打击)。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就意味着与当代种种哲学思想形成真正的对话和论战。如果没有思想上的真正的对话和论战,那么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会遁离世界,失去其鲜活的生命力。

最后,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我们的探讨侧重于学术研究。虽然学术研究并不是思想的真正的母体,但它毕竟是思想的摇篮。也许,我们的尝试性探讨一开始不会有太大的收获,但我们深信,诚实的学术研究能够激励思想。在今天,难道我们就有理由轻视思想吗?马克思的哲学,在它拯救现实生活世界的同时,也拯救了真正深刻的思想,因为这一哲学决没有中止或放弃思想,而是使思想和生活水乳交融,使思想从单纯的理论

关系和逻辑关系中解放出来。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做到如某位当代哲学家所说,比抽象的理性主义者更深刻地思想。也许可以说,没有一种哲学,如马克思的哲学那样远离无思想的肤浅性和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了。同样地,或许也可以说,今天人类的生存境况,以及我们的发展所面临的独特的问题和挑战,比在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加迫切地需要马克思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依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目 录

总 序	(1)
导 言	(1)
第一章 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阐释 定向	(10)
第一节 梅林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定向	(11)
第二节 梅林阐释定向的后果与推论	(23)
第三节 普列汉诺夫对于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 退行性规定	(41)
第四节 普列汉诺夫对“基础”的补充:辩证法	(57)
第五节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哲学阐释的实证主义 方向	(82)
第二章 取消费尔巴哈的优先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在阐释定向上的反拨	(95)
第一节 “基础”阐释的核心问题:费尔巴哈是否具 有优先权?	(96)

第二节	卢卡奇对科学实证主义阐释路径的抨击 …	(112)
第三节	柯尔施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 批判 ……………	(130)
第四节	柯尔施的黑格尔主义阐释定向 ……………	(147)
第五节	卢卡奇之重返黑格尔主义的基地 ……………	(167)
第三章	费尔巴哈的哲学—神学批判及其变革图谋 …	(192)
第一节	何以须得重估费尔巴哈的意义? ……………	(193)
第二节	费尔巴哈对神学的人本学批判 ……………	(211)
第三节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	(227)
第四节	费尔巴哈对一般哲学或整个哲学的批判 …	(252)
第五节	费尔巴哈对哲学之范畴论路向的批判 ……	(275)
第四章	费尔巴哈的主要哲学贡献与理论终局 …………	(296)
第一节	感性与超感性世界 ……………	(299)
第二节	对象性与绝对主体 ……………	(325)
第三节	现实的人与现实的自然界 ……………	(349)
第四节	感性直观:费尔巴哈哲学的限度与终局 ……	(366)
第五章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及其存在论革命 …	(404)
第一节	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与费尔巴哈哲学之 必然的和本质的联系 ……………	(405)
第二节	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在哲学上的共同之点 …	(430)
第三节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最初差别及其扩展 …	(459)
第四节	施蒂纳、费尔巴哈与马克思 ……………	(479)
第五节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 ……………	(521)

导 言

本书的主旨,在于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有所阐说,而这一阐说,试图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更加深入缜密的分析来开展,以期使这一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关联被本质重要地揭示出来。当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现代性(modernity)的框架内并从而被遮暗了。因此,这一问题完全有理由在阐说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视域中被重新提示出来,它尤其应当在马克思哲学已然经历的历史命运以及20世纪哲学运动已然获致的经验和教训中被更加深入、也更加切近地提示出来。

费尔巴哈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以及二者之间的本质关联,似乎已经是一个非常陈旧的和过时的主题,而且其间的由诸多关系所形成的问题,也似乎已经完全地、并且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人们轻易地认为而且相信,这里的一切都已十分妥实,井井有条,这里不再有真正挑战性的问题,实质的困难也已经被解除并且被纳入宽阔平坦的理解轨道了。

毫无疑问,恩格斯为了偿还“一笔信誉债”而写于1888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原则上正确地规定了费尔巴哈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并且大体上恰当

地揭示了二者(以及它们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一般关系。但是,由于这本小册子十分简要,而且也由于它具有特殊的权威性,所以其初始的意图——作为提示性的解释方案当引导到更加深入的探究、当开展出更加广阔的理解视域——却反而历史地被延宕或耽搁了。确实,当一些虽然简单但却正确的断言不是被当作深化与拓展的导引,而是被当作教条化的图式或口实时,理解的前景便恰恰不是被具体地构成,相反倒是由于被阻滞而停顿下来了。

诚然,这里所提示出来的问题,决不仅仅是理论性质的,也决不仅限于观念的或思维的方式,毋宁说,它更深刻地植根于现代生活的本质之中。当时代的生活状况仍然在总体上以现代性为原则并引以为枢轴而围绕着它旋转时,上述那种延宕或耽搁的危险性便是始终存在的。因此,真正说来,延宕或耽搁只是一种表面情况,它所意味着的危险性也并不仅仅从属于所谓教条化,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危险性本质地存在于统摄理解的现代定向上——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依现代性原则来为全部理解制订方向的。这种危险性甚至在马克思在世时也是到处潜伏着的,以至于马克思不得不如此激烈地抨击 1875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如此激烈地抨击诸多已然声称以马克思为导师的派别,甚至在一个场合还如此决绝地声称:“反正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至于这种现代定向的危险性如何始终命运般地威胁着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我们在这里只需指出下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够了:正是依照现代性的原则框架,马克思的思想往往不是被理解为知性科学或经验实证科学,就是被理解为某种类似于宗教因素或价值因素的东西,或者,被看作是上述两者的混合物——至于混合的“比例”,则可以是或多或少地有所区别的。

与本书主题相关的那个领域,同样经常是以这种方式作为理

解定向的,那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亦即费尔巴哈与黑格尔。据说马克思就是兼及这二者,据说他的哲学就是把二者“综合”、“统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在马克思哲学内部的某种费尔巴哈因素就可以用来反驳某种黑格尔因素,正像其内部的某种黑格尔因素又可以用来反驳某种费尔巴哈因素一样。至于这两种因素何者居于优先地位,则仍然可以滞留在激烈的争论中;较为极端的见解偏执于一方而使另一方成为无关紧要的“附加物”(因为这样的附加物很难被完全革除掉),而较为温和的见解则致力于调和出一种混合物——当然,混合的“比例”仍可以是或多或少地有所区别的,仿佛问题就在于一杯水中究竟应当放多少糖并且应当放多少咖啡方才合适一样。

但是这样一来,全部问题便就整个地从属于近代(modern,即现代)哲学的基本框架了。因为在上述情况下,无论是马克思哲学的费尔巴哈因素还是黑格尔因素,都已先行地被当作是既与的和现成的东西被固定下来,从而使得整个理解方案完全从属于现代性的支配。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所谓“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依照费尔巴哈来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阐释制订方向时,情形就是如此;而当卢卡奇、柯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上述正统,并力图指证黑格尔在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对于费尔巴哈来说具有优先权时,情形亦复如此。虽说这两者都曾听说过并且也知道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本质重要的“超越”,而且也曾费尽移山气力尝试就此点有以申说和发挥,但真正说来,恰恰是由于其原则本身的局限性,他们关于此一根本之点或核心之点的意见既非本质,亦不重要,而大多属于缺乏根基的、外在的、迂回曲折的“附加”或“补充”——此等附加或补充之所以缺乏本质的重要性并因而只能被看作是偶然的意见,仅仅是由于马克思的哲

学革命一事对于他们的理解来说,并没有从哲学的根基处(我们的意思是说,从存在论的根基处)得到真正的和切近的把握,并没有令整个理解由此一根基处内在巩固地建立起来。

因此,问题的要害恰恰就在于:上述对马克思哲学之根本的和总体的理解,就基本性质而言——不是就表面的、枝节的表述而言,而是就其根基的性质、就其本质而言,归根到底被局限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进而言之,由于费尔巴哈哲学的终局乃归之于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支脉”,所以问题可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被简化为这种理解对于黑格尔基地的从属关系或依赖关系。但是,在这里,从根本上来说,理解之从属于或依赖于黑格尔的基地又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说:这样的理解从属于或依赖于整个近代哲学的基本框架——因为黑格尔是近代哲学的完成者;不惟如此,它的意思还表示:这样的理解从属于或依赖于整个形而上学的主导原则——因为黑格尔又是西方形而上学(所谓“柏拉图主义”)的完成者。不难看出,在这样的意义上,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便代表着一般形而上学——不只是近代理性形而上学,而且是整个哲学形而上学传统;同样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黑格尔哲学便不是形而上学之一种,而是形而上学之一切。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它在哲学上所完成的革命的意义,正是在终结全部形而上学的那一度上方才真正显现出来。因此,马克思的哲学(如果它毕竟还能在某种意义上被称为“哲学”的话),根本不止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更加重要的是,这一断言本身还必须不止于作为“口头装饰品”的东西;因为要仅仅作出这样的断言——马克思哲学不止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太容易了,它是如此地平常和容易,以至于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赞同并且声称同意这一点的。但是,惟有当我们真正切近地(亦即在理论上